

不落的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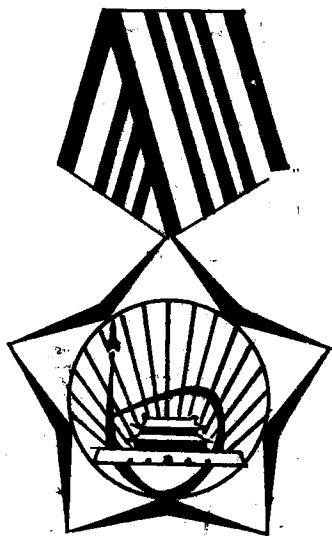
余秋里题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不落的征帆

张景发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石家庄

不落的征帆

张景发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2.5印张 254,000字 印数:1—50,000 1986年11月1版

1986年11月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322 定价:1.60 元

参加本书编辑人员名单

曹 丁	章茂龙	杨炳延	刘 波
沈金祥	刘福祥	史惠广	王友英
郑 健	刘润生	曹万德	侯保和
李 义	周繁恺	林跃然	苏清杰
田中心	梁陆涛	杨书久	何宜浩

序

这是一本记述军队转业干部模范事迹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集。书名《不落的征帆》，是总政治部余秋里主任亲笔题写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解放一片土地，就留下一批干部建设政权、发展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大批军队干部陆续脱下军装，来到党政机关、司法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发展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建设强大祖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记述的二十四名同志，就是千千万万个转业干部的先进代表。

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曾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成为一个大学校。这些年来，我军按照军委邓主席的要求，大力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使官兵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些转业干部，尽管到地方工作时间不很长，但在新的岗位上都做出了明显成绩，成了有作为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等优秀的地方干部。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良好政治素养，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不怕苦累的奋斗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既体现了他们转业后本色不丢、

“征帆不落”的可贵精神面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发展的成果。

二十四位转业干部先进代表的事迹和经验生动地告诉我们：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只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树立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建功立业的志气，有刻苦学习、争当内行的毅力，有锐意进取、大胆改革的精神，有严于律己、自尊自爱的思想，尽管岗位各有不同，条件有好有差，就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改革军队体制，实行精简整编的战略决策。大批军队干部已经和即将转业到地方各条战线。我们相信，广大转业干部读了这本书，一定会以书中的先进代表为榜样，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努力做好新的工作。

我们也相信，部队广大干部、战士读了这本书，一定会用书中先进代表那种革命志气、坚强毅力和崇高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还相信，各行各业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各地军转工作部门的同志读了这本书，会加深对转业干部的了解和理解，从而更加信任他们，妥善安置他们，积极培养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愿军队转业干部为国家四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愿有更多的同志关心军队转业干部！

秦基伟 杨白冰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古城新星	李全茂	(1)
“法国塔”下一首军人的歌		
.....	张小兵 秦保中 张冠英	(29)
老龙湾畔“白龙马”	栗圻春 乔毅忠 田永和	(49)
从团长到经理	刘恒志	(69)
铁马进行曲	杨金豹 王伶久	(86)
古城新莲	蒋步葛 禹世廉	(101)
缕缕赤子情	王永锋 宋纪修	(122)
长江骄子	郭高民	(138)
寻找失去的信任	邸过海 杜坤强	(157)
镇长焦占保	李正民	(172)
在正义和邪恶的天平上	郜南海	(187)
他在驶向远方的海轮上	倪 涌	(20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杨金豹	(221)
白满旺在“1686”的事业	许森林 郭九朝	(239)
他在主宰新战场	罗霄 肖明尧 元国强	(258)
愿为绿叶增春色	支树德 军开元	(270)
胡杨魂	张冠英 史焯炜 王俊杰	(279)
恒山脚下的开拓者	孙金树	(295)

征程无尽头.....	连彦明	董银明 (309)
“徐公正”	徐中立	李国伦 (321)
忠诚的卫士.....	李荣森	郭廷民 (333)
他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周泽民 叶旭林	蒋步葛 (346)
总把新桃换旧符.....	郭廷民	李荣森 (358)
刺刀，在这里闪光.....	杨桂法	王凯军 (371)

古城新星

李全茂

古城故事多。

自打春秋时代楚昭王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寨筑城以来，这里发生和流传过多少脍炙人口的故事啊！吕洞宾三醉古亭，鲁肃洞庭阅兵，杨么率众起义，曾天养智败湘军；进入人民群众争掌权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曾在这里秘密建党、操炮轰开来犯的敌人……

历史迈进公元第一千九百八十三年，又一位风流人物被这里的人们所关注、所赞扬、所传颂。他那一个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为这座古城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这座古城，是岳阳。

这位人物，是刘钢夫。

一九七六年刘钢夫解甲归湘，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时，还是个石油化工总厂的宣传处副处长。短短八度春秋，他竟相继被提拔为宣传处长、政治部副主任、锦纶分厂党委书记、总厂党委办公室主任、总厂党委副书记、岳阳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一颗新星。”有的群众这样称他。

“我们的新星。”一些转业干部这样颂他。

“我们放出的新星。”部队的同志也自豪地这样赞他。

然而，这颗新星是怎样升起来的？刘钢夫靠什么赢得了党和群众的器重和信赖？说是靠亲戚朋友吧，他“举目无亲”；说是靠老战友老领导吧，他“朝里没人”；说是靠请客送礼、溜须拍马“上去”的吧，和他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把头摇得象货郎鼓：“这类事找不到他头上。”

还是让我们借助笔、墨、纸张组合而成的这架“望远镜”，来观察一下这颗新星的运行轨迹吧！

他太“傻”了。然而，
正是这股“傻”劲，引
来了一束束敬佩的目光

江南春来早。你看，刚刚立春，祖国的北方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在江南、在这座江南的水城，已经是绿色的世界了。

象春天的脚步一样，刘钢夫把家刚在石油化工总厂招待所安顿下，就急匆匆地找总厂组织部请求上班去了。

“人类社会的春天比不上自然界的春天啊，它的早来，需要人们的辛勤耕耘。”刘钢夫边走边想，“我都四十出头的人了，得抓紧时间为祖国多做些贡献，让祖国更加明媚的春天

早早降临。”

刘钢夫来到了组织部。

“钢夫同志，给你一个月时间，处理处理个人的事吧。”
组织部长张书含递过一杯热茶，关切地说。

“不用。”刘钢夫笑着回答。

“先把爱人工作、女儿入学的事办办。”

“不用。”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很辛苦，还是休息两天吧！”

“不用。”

“行李还在火车上‘走’着哩，等行李到了，安了家，再上班也不迟。”

“不用。”

.....

第二天，当许多同志到招待所看望刘钢夫时，他已经上班走了。

一束束敬佩的目光开始射向刘钢夫。

要安家了。可迎接他们的是两间土坯、茅草、泥巴结合而成的简易房，灰蒙蒙地趴在一座山头的北山脚下，一天到晚，一年四季，不知少见多少阳光。不说它旧，也不说它漏，单说那个潮吧，早晨擦过的地板，到了傍晚，仍然湿漉漉的。房子后面的排水沟，渠底比房基还高，一下雨，滚山水顺着门缝向屋里灌，淌小溪似的。就因为太潮，有的干部在这里住着住着搬家了，民工们在这里住着住着不住了；总厂用它做仓库，又担心潮坏器材，不得不另选别处。

刘钢夫的妻子是北方人，却又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遇冷受潮，关节疼得受不了，躺在床上直哼哼。她一见房子潮成这个样，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她恳求地对刘钢夫说：“老刘，我跟你渡黄河、过长江，不是来享福的，可也不是来住‘水牢’的，你给领导讲讲，换个地方吧！”

刘钢夫没有即刻回话，他望望妻子，又望望地面、墙壁、天花板全是水珠的房间，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这是他遇到不好回答但又必须回答的难题时的老习惯。片刻，他摇了摇头，深情地开导妻子说：“咱们是共产党员、政工干部，初来乍到，还没有开展工作，怎么能开这个口啊！”

妻子好象还要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几动，没有说出来。她虽然还感到有点委屈，但丈夫的话，就象一颗石子投进了她心底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是啊，丈夫是搞政工的，他是党员、是干部，若是那样做了，群众会怎么看我们，领导会怎么看我们，他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

于是，这两间潮乎乎的简易房，就成了他们的新家。

可和刘钢夫一起工作的机关干部看了他这个家，不忍心了：

“刘副处长是抗美援朝的功臣。”

“还是团级干部。”

“家属还有风湿病。”

“凭哪一条也不应该让人家住这样的房子。”

“不行，得找领导说说去。”

不料，当有位同志要到总厂领导那里替刘钢夫“说说去”的时候，刘钢夫却把他拦住了。他对那位同志说：“咱们厂人多房少，领导也有难处；这样的房子我能住。”

“副处长，你——？”那位同志感到有些不可理解，“就是暂时调不成，也得先挂个号。”他到底还是到总厂领导那里反映了。

“是啊，刘钢夫来的迅速，他的住房我们是安排的太仓促了。”听了那位同志的情况反映，总厂领导当即表示：“一定要优先调一下刘钢夫家的住房。”话音未落，刘钢夫推门走了进来，连忙对领导解释说：“还是先调别的住房困难户好，我刚来不久，住房优先，不论是对你们，对我，群众都会有意见的。”

“可你有特殊情况啊！”

“要说特殊情况，哪家还不能找出一些啊！听说有的老工人住那样的房子已经好几年了，要说特殊，他们比我特殊。”

就这样，刘钢夫当宣传处副处长时，住的是这个简易房，提了宣传处处长，仍然住着这个简易房，提了政治部副主任，还是住着这个简易房。三年里，衣服潮坏了一件件，粮食发霉了一袋袋，他妻子的风湿性关节炎也越来越重，几次进医院治疗。但是，刘钢夫和他的妻子、儿女，从没向任何领导说过要求调房的话！

又是一束束敬佩的目光投向刘钢夫。

刘钢夫常常这样想：我们军队转业到地方的同志，论技术，论业务，一时比不上地方的干部，但比自我牺牲，比吃亏精神，我们应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在这种“扬我之长”的思想指导下，他作出了一件又一件令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的“傻”事。

热气蒸人的三伏天，摇着扇子吃冰棍，还出大汗。这时，总厂要派人搞外调。有人推还推不及哩，刘钢夫说：“我去，我不大怕热。”他走东奔西，翻山越岭，一身灰尘一身汗地把一个历史很复杂的干部的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结果，病在执行任务之中，倒在完成任务之后——他是忍着中暑的病痛，硬坚持着完成任务的。

难怪领导在批评害怕艰苦的同志时说：“你看看人家刘钢夫……”

多年一次的部分干部调级开始了，有的干部争还争不来哩，刘钢夫说：“我不能调，我家生活没困难，贡献不大，到地方工作时间又短。”其实，他家里并非不困难，六个人花钱两个人挣。他的贡献也不小，在朝鲜战场上他就立了一次大功，三次小功。至于“到地方工作时间短”，调级条件上根本没有这一说，是他自找根据有意加的。他对妻子说：“调级的数量有限，咱少调一个，就能多调一个其他的同志。”

难怪领导在开导由于没调上级而闹思想情绪的同志时说：“你看看人家刘钢夫……”

一九七九年初，刘钢夫被调到锦纶分厂担任党委书记。这年七月，他的小女儿刘敏高考落榜，要回锦纶厂参加工作。女儿多么想让爸爸说句话，给自己安排一个轻松舒服的工作啊！可爸爸话倒是帮她说了，不过说的和她想的正好倒了个个儿，偏偏要她到了又热、又容易烫伤的聚纺车间，当了三班倒的挡车工。而和她一起回锦纶厂参加工作的其他干部、职工子女，有的进了科室，有的到了医院，有的上了常白班。女儿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等刘钢夫回家吃晚饭时，

冲着他大声嚷道：“跟着你这老子尽吃亏，我要是一般工人的女儿，说不定还能分配一个好工作，我在学校是三好学生，入厂考试的成绩也不差，为什么我就不能进科室？为什么我就不能到医院？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常白班？”

“就因为你的爸爸是党委书记。”刘钢夫严肃地回答说，“党委书记的女儿不带头去干艰苦的工作，不带头吃亏，让谁去啊？让下面干部的子女？让工人群众的子女？爸爸这个党委书记办不出那种事。”

女儿哭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噙着晶莹的泪花。可她毕竟是在军营里长大的，多年的军旅生活，军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曾象蒙蒙细雨，熏陶过这颗少女的心灵。她由对爸爸生气、埋怨、发牢骚，渐渐地理解、同情、支持爸爸的做法了，甚至感到十分惭愧了：我多不象一个党委书记的女儿啊。第二天一早，便高高兴兴地到聚纺车间“三班倒”去了，一倒倒了五年半，还几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呢！

难怪群众在私下里议论有的干部以权谋私的时候说：“你看看人家刘书记……”

一束束敬佩的目光，一番番褒赞的议论，使刘钢夫这个转业军人的形象在干部职工的眼里高大了起来。

组织让他到一个问题成堆的厂子去打翻身仗。他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

岳阳石油化工总厂，濒临洞庭，东依长江，西南是一条

四季常青的山谷。可谓是依山 水、山清水秀。从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〇年顶着重重压力，亲自批示要建这个厂后，仅仅六七个年头，一个个分厂、一排排车间、一幢幢楼房，便在方圆二十余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拔地而起。

锦纶厂，在石油化工总厂的六个分厂和八个直属大单位中排行“老大”。论人员、论规模、论产量、论收益，都举足轻重。可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里，“左”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仍象毒菌一样在这个厂里扩散，致使厂里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使人担忧：

赌博的，偷盗的，骂架的，打人的，天天发生；

迟到的，早退的，偷闲的，旷工的，随时可见；

轧着的，烧着的，碰着的，撞着的，时有发生；

有位青工没按操作规程工作，造成氢气筒爆炸，断送了青春年华。

一时间，请病假的，要求调换工作的，申请调出工厂的，成了灾。全厂生产产量直线下降，多数产品达不到国家要求的质量标准，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领导干部有的急得坐卧不安，有的愁得“因病”住院，有的无奈主动“让贤”，有的两眼朝上，盼上级派一个能人来。

“是得派一个有能力、有经验、有魄力的同志到‘锦纶’去，尽快改变‘锦纶’的落后面貌。”总厂党委书记张从山着急地对厂长史子达说。

“是啊，不能再让‘锦纶’往下滑啦！”总厂史厂长也十分不安。

可谁愿意去呢？要到一个单位去“锦上添花”，好说。到

一个烂摊子上去打翻身仗，人难找啊！要打胜，就是不流血，也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打不胜，会引来一连串的讥讽、嘲笑和非议，灰溜溜地退出来。

事实证明了厂长、书记的担忧：

“我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用了，还是请年轻的同志去吧！”

“我缺乏工作经验，难负重任，请派有经验的同志去吧！”

“我身体有病，坐机关还可以，到下面去恐怕影响工作。”

连找几个“对象”，都被以不同的理由吹了“灯”。

夜，已经很深了，总厂的几位领导仍在办公室为“锦纶”发愁。突然，张书记象有了什么重大发现似的，习惯地一击桌子，欣喜地说：“有了，让刘钢夫去怎么样？他在部队是优秀政工干部，改变过后进单位的面貌。到总厂后，又经常下厂调查研究，解决过不少棘手问题。”

“行是行，可不知他会不会也以种种理由……”

一阵沉默。

显然，他们还不真正了解这位在困难面前“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转业干部。当他们把领导的想法告诉刘钢夫，征求他个人的意见时，刘钢夫几乎是没加思考就坚定地回答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团结全厂同志，尽快实现总厂的决心，改变‘锦纶’的落后面貌。”

史厂长、张书记年近花甲，历尽沧桑，是很不容易激动的。然而，听着刘钢夫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望着刘钢夫那坚